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傅柯的“布置”觀念

La Notion de «Dispositif» Chez Michel Foucault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17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 : Alain Brossat;洪菁勵(Jing-Li Hong)

頁數/Page : 230-24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17](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1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布置的概念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230-240

## 傅柯的「布置」觀念\*

La notion de « dispositif » chez Michel Foucault

Alain Brossat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

洪菁勵 翻譯

Jing-Li Hong

波爾多第三大學哲學博士生

「布置」<sup>1</sup>(dispositif)這個字眼在傅柯(Michel Foucault)70年代作品中之所以成爲必要乃和我們稱之爲第三類主題的作品之構畫(l'élaboration)有關——即《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性特質史，卷一：知識的意志》(*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 la volonté de savoir*, 1976)，或是更普遍地說，還包括那些以構畫現代權力之獨特理論爲主題的文章和對談，特別是圍繞在規訓動機(du motif des disciplines)上的。

### 一、傅柯作品中「布置」一詞的出現： 兩個必要的初步評注

「布置」一詞的出現標示了傅柯研究角度的轉移及視角的改變，

---

\* 本文發表於「佈置與問題性：米歇爾·傅柯再思考」工作坊，中山大學哲學所主辦，2008年3月1日，高雄：中山大學。

1 譯註：dispositif在此爲名詞，有裝置、配置及部署之意。傅柯使用dispositif一詞有其獨特意義，他所要顯示的不單是此字眼本身所顯現的靜態意義，不只是一種各項元素的分配置放之結果，更重要的是其中運作之網絡，本文即是就此字眼深入探討其在傅柯思想中的獨特性。較適合的名詞是裝置，但易於被誤解爲裝置藝術的裝置，故改爲布置，同時具有名詞及動詞雙關意義，而部署一詞則過於偏重其動詞成分而失去其名詞所要表達的詞性。

也就是構畫形式的改變或是概念「裝備」(outillage)的改變。因此，我們從「人文科學考古學」(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的副題)的宏大抱負，這抱負持續出現在《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到既是往多樣而「平凡」對象的移動，且又定位在特別對象上之研究類型(監獄、軍事訓練、刑事上的精神病學、十九世紀對手淫的壓抑)，它是去了解這些對象在社會制度下，尤其是在各種紀律下這些對象彼此間如何相互安排。它也同時是要使這些對象在其自身特異性(spécificité)、多樣性(diversité)中以及它們所臣服之集體社會制度的配置裡顯現出來。

從傅柯第二主題中的**知識型**(épistémè)，到布置一詞，此關鍵詞(布置)使用之過渡標示出此一觀點的轉變。在此一確定階段，這些術語取代了研究操作者及電容器(作者使用之比喻)的功用。在1977年和*Ornicar*期刊主辦人的訪談中，傅柯指出此一觀點的轉變。他說**知識型**是他在進行關於話語、話語秩序等研究所運用到的術語。他說**知識型**本質上是個話語布置，是話語配置形式、一種整體陳述形式，在一種知識的材料地形學上，這個整體陳述形式以一種橫向方式運作，從一個領域到其他領域(文法，自然史，經濟……)也因此得以在知識此一「平台」上產生同質性效果。**知識型**乃是固定在話語組織以及陳述規則上，此規則得以使真與假及科學的與不科學的分離開來。在同一篇內容裡，傅柯說到：「(知識型是)策略布置，在此布置下得以揀選在所有可能陳述中，那些在科學性的領域內部將是可接受的，並且讓人們得以說出：這是對的或這是錯的。將無法以科學描述的與可描述的區分開來。」<sup>2</sup>

往前追溯，這正是《詞與物》與《知識考古學》的計畫，這個**知識型**的歷史(古典時期)向傅柯呈現的是一條「死路」。他說到，這個計畫太專注在一種諸多話語的分析上、定著在話語的平面上：普通文法的話語、布豐(Buffon)及林奈(Linné)的自然史話語、十七世紀重商主義理論家的話語等……，並且太注重在這些話語集體結構的假

2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tome III, Gallimard, Paris, 1994, p. 298 sqq.

設研究上。因此，傅柯提出，應該要變化諸多角度、潛入比話語更深的地層、去到最平淡無奇之處、向異質性(l'hétérogène)開放。話語猶如一扇窗呈現在他面前，真的要透過它來看一個時期的內部便顯得太狹隘、太單一。必須要探測那些牆，拆掉那些地板，研究那些結構的材料，並且在各種角度下去看它是如何「運作」的。就是此一演化，它指出並同意放棄**知識型**一詞而採用了**布置**一詞。傅柯將此一變化定義成是他研究範圍的擴展：「我所要作的是試著呈現這個我所謂的布置，它是比知識型更一般的情況。寧可說知識型是話語的特殊布置，它和布置不同，布置是話語的和非話語的，它的要素是更**異質性**的。」<sup>3</sup>

因此，從知識型過渡到布置，它是關於「走到話語與陳述之外」。

另一方面，布置在傅柯的研究中是出現在一組新詞組的範圍內部，它們全部是用來理解網絡運作或某種串連的形成——布置(dispositif)、機構(appareil)、設備(appareillage)、建制(institution)、配置(agencement)、策略協調(ensemble stratégique)、網絡(réseau)、模式(modèle)、技術(technique)、機械/器(machine)、機制的(mécanique)、機器設備(machinerie)等。這些術語或意義群組把在那些年所形成的觀點以成束的方式配置，更勝於它們以指出個別對象的方式來清楚地相互辨認。這些意義群組作為既是整合的又是多樣的整體，標示出一種普遍的新問題性的出現（關鍵詞有權力、知識、性特質、規訓、刑罰……）。這些術語，在這個新顯現的範圍裡無止境地相互映照。我們通常很難在其出現的點上去區辨它們，有時它們是可以相互置換的，它們全是登記在相同技術想像的名冊上。因此，在這裡使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兩個時而彼此互用，時而又試著彼此區分的「機構」和「布置」二詞。例如，他在《規訓與懲罰》中長時間停留在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視監獄上，傅柯一會兒說它是「重要的布置，因為它使權力自動化並去個人化」，一會兒又說是

---

3 同上註。

「神奇機器」，「分離成一組看 / 被看的機器」，一會兒又說「佈滿懷疑與完全不信任的機構，因為其中並無絕對（視）點」。

我們要強調這一點：在傅柯式字彙中得以出現的布置一詞以及其他詞，這是一種新理論及新概念想像之誕生與增長，並伴隨著這些新形象和新隱喻的載入：網狀模式（modèles réticulaires，與德勒茲—瓜達里〔Deleuze-Guattari〕相近），技術模式(modèles techniques)，技術學式的(technologiques)，機械式的(machiniques)。這裡不只是問題性的改變，也是傅柯哲學傾向的**趨勢**：**知識型**這個深奧的詞在結構主義蔓延效應的脈絡下，具有唯科學主義期望及新實證主義的印記。《詞與物》、《知識考古學》都是被視為好比昔日匠師們所說的「傑作」，比起博學式的證明，作者表現出更多嚴密的論證；儘管傅柯向來是為自己在某種方法上來說是結構主義者的立場辯駁，然而存在著隱含支撐知識型觀念的語言學模式，就如同在同一時期，它們支持著拉岡(Jacques Lacan)的無意識取徑。而且也不要忘了也是**那時的傅柯**，在此「知識型的」姿態下被認識，在岡居朗(Georges Canguilhem)和維亞明(Jules Vuillemin)這兩位知識論者的積極支持下，得以開啓法蘭西學院的大門。

布置一詞的出現在傅柯的工作中伴隨著參照視野的轉變。說得強烈點，我們從「科學」過渡到「政治」（正如我們將在最後遇到的「倫理」主題）。此轉折或不連續性不只是在《規訓與懲罰》中感受到，它是一本既是作戰也是分析的書，它在「戰火轟隆聲」的召喚下急速完成，同時也在《性特質史，卷一：知識的意志》的最後一章〈死亡權利，關於生命的權力〉中表達出政治—哲學的極大挑戰，提出在一般索引式的權力觀念下對於君權的陳舊想法之批判，以及為了再建立一種權力或政治問題取徑而努力，從布置此一取徑出發——「權力布置」、「支配布置」等等。但是作為貫穿書中主要部分的性特質布置之分析同樣是政治的：它是關於理解，從十九世紀奠定的「性特質布置」分析開始，現代個體在何種權力和知識關係類型下被扣押，它也是關於了解我們（現代個體）是如何藉由某種或多種性特質布置所產生，由於我們向它們貢獻了我們自身，才使得性特質布置

得以生產（現代個體）並維持其生存，以及在這些相互作用下，如何不以司法術語定義管理的主要部分（遵從律法、對禁令的服從），而更多在關係的、瞄準的、目標的、實現的等詞彙定義上。這是另一種權力模式的顯現，它和布置觀念的浮現有密切關係。傅柯闡明性特質及權力面向的嚴密錯綜複雜——因為在此它經常是機構的、布置的、技術的問題，並且因為性特質（相對於性〔*sexe*〕）常呈現在如生命組織、在權力下的合法化和話語等領域。

## 二、布置觀念用途及其延伸範圍

約在1975年左右出現在傅柯字彙中的布置概念持續到最後，也包含在後期的主題中，雖然，僅以一種較緩和的方式出現。在讀《主體詮釋學》(*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2001)時，我們發覺這個詞彙已經比較不是用於策略操作，儘管它仍持續被引用。顯然地，布置在傅柯作品中的黃金時期是在權力的分析時期，也就是說，在那段時期我們的作者正竭力思考在生命政治或生命權力的新條件下，一種至上權力模式的接替——「應該要建立一種不再拿法律作為典範及法則的權力分析。」<sup>4</sup>一種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權力經濟（它是絕對君主政體的法律）是藉著宣告禁令及懲戒來找到它的有效性；一種建立在生命政治布置上的權力經濟則是按機械、動力模式計算——這是那些機制在「運作」並且在此運作中同時啟動生命。因為這個理由，順道一提，看到法律到處都在的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sup>5</sup>，肯定是假設的傅柯門徒中最不忠實的一個。

---

4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 la volonté de savoir*, Gallimard, Paris, 1976, p. 119.

5 譯註：阿岡本生於1942年，為義大利當代著名哲學家。其主要研究領域在政治哲學，他以史密特(Carl Schmitt)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式的閱讀，繼續發展傅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主題。目前在法國，阿岡本和納格利(Toni Negri)同為兩位重要的當代義大利政治哲學家，其理論常與傅柯的權力問題並提討論。

另一方面，應該要注意的是在一般情況下，傅柯說的是這個或那個某某布置。整個布置是被規定連到一個決定、一個功能、一個空間、一個專屬目的上。傅柯思想在此傾向對多樣性有更強烈的理解。我們很可能可以發現一種布置的無限性，而且我們看到，就一些文章的整體看來，傅柯傾向於呈現出極端多樣的客體布置或安排布置。迅速地瀏覽過那些年的著作後，我們便得以衡量出那些術語所延伸出的範圍，或換個人們較喜歡的說法——它擴散(dispersion)的領域。

在一篇1975年的文章中，傅柯談到關於十九世紀過失犯(délinquante)的規律生產，我們看到**法律布置**(dispositif législatif)觀念的出現：「整個法律布置精心設置了保護的及有利的空間，在那裡法則可以被違犯，有些則不予理會，再者，最後在那裡犯法是被認可的。」<sup>6</sup>

我們看到預備作為生產合法性設備的觀念在此呈現——動力整體的建立、實踐操作的執行及策略運作的配備。布置一詞的使用，在傅柯提到**權力諸多布置**時，頻繁地重複出現。例如，關於瘋狂在十九世紀的新用途，在精神病學誕生前，我們這樣說：「我們將瘋人置於創造性及畸形的外部。然而，他們在網絡之中被沿用，他們在權力諸多布置下形成與運作。」<sup>7</sup>

在此重要的是要強調「布置」一詞的使用是複數形：諸多在網絡中的運作布置（司法、精神病學、醫院、監獄……）；諸多個別布置的整體將和瘋狂或疾病接觸，並且組成或多或少緊密的網，動力式及運轉的配置並非外在於個體；這些布置滲透他們、形塑他們、將他們的輪廓清楚勾勒出來、給他們位置並發揮他們的主體性（使他們屈從並使他們成為主體）。在此可以發現「布置」此術語和「機構」一詞的區別在於：「機構」經常被理解為更接近於我們習慣上賦予「機關」(institution)一詞的意義。因此，「在我們的社會中，真理的政治經濟是在控制下被生產及被傳布，而非具排他性的，並且是處在一些

---

6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tome II, Gallimard, Paris, 1994, p. 719.

7 Ibid., p.77.

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機構的支配之下（大學、軍隊、書寫、媒體）」<sup>8</sup>。

當傅柯使用「機構」一詞時，他是將「機關」視為從事一種外在的占有個體的活動——有點像是在同一時期，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和普讓恰思(Nicolas Poulantzas)使之蔚為風潮的「國家意識形態機構」(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的說法。相反地，當他講到布置時，他強調的是雙重配置：一方面是「機械／器」（在全景敞視監獄、醫療鑑定或精神病學的意義上，都是權力與知識機器）。另一方面是，穿透過個體及群體的流動，直接影響主體化作用之模式——它們是關於政治、性特質、健康等等。然而，再一次說明，這些區別是彈性的、多樣的，而且我們將看到更多情況是傅柯將布置與機構當作同義詞來使用。<sup>9</sup>

除「權力布置」外，經常提到的還有下列意義群組，有單數，有時也有複數：「知識布置」、「性特質布置」。這是種具有功能性特性之普遍動力配置，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共同效應特性、異質性要素特性，如同傅柯說到：「話語，機關，建築上的**安排**，規章條例的決定，法則，行政的審慎安排，科學論述，哲學的、道德的、慈善的主張，簡言之，說出來的同樣也是沒說出來的。」他再加上：「這些就是布置要素。布置本身即是部署這些要素的網絡。」<sup>10</sup>

由於它組成一個這樣的網絡，它有形成某種協調作用及某種組合的能力，布置以諸多**實用目的**作佈局。傅柯藉克勞塞維茲用語(vocabulaire clausewitzien)表達的是：布置有一策略作用，他說，它的「本質根本就是策略」。然而這一點也不意味著它是一件在個人、一個團體、一個階級手上，讓他們得以用來實現什麼或某某目標的**器具**(instrument)（傅柯在此與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區分開來，因為馬克思主義定義警察及軍隊如同器具一般是「用來服務資產階級」）。對他而言，布置是「一種訓練」，它主要是為了「回應緊急狀況」而出現

---

8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tome III, Gallimard, Paris, 1994, p. 159.

9 可參見例如Foucault, *Dits et Ecrits*, tome III, Gallimard, Paris, pp. 201, 731...。

10 Ibid., p.2.

在某個特定時刻。<sup>11</sup>他使用一些例子：例如在十九世紀安排的瘋狂、精神疾病之控管—屈從(contrôle-assujettissement)布置，它就像是生產能量運用、生命標準化、身體分配以及根據身體安排之總規劃的組成部分；以及安排規律的程序、機關、個別的知識；但是，首先，布置的特性是要回應某一要求，此要求連結到一個新的情況；在此精神下，傅柯將長期著重於精神病的鑑定，因為它同時連結了古代政體刑罰系統的廢除以及精神病學知識的生產。

還有同樣也是構成布置特性的是其**可塑性**(plasticité)。事實上，為了能夠運作，它必須有穩固形式（常規、知識、程序及設施……），然而，同時也是在同樣有效範圍內，它又反過來產生出，就定義而言，無預期且無預警的效果。這些動力效應和此布置的機動性導致了先天上的不可決定性。傅柯舉了監禁布置(dispositif d'emprisonnement)的例子（它和刑罰及監獄機關是兩回事——它是一組通向監禁、框架化、成為有價值的等等之程序）。就像它在十九世紀所配置的：它生產出不在規劃內的效果，即過失犯身分的形成（藉由監獄），然而相反地，這個效應將被工具化並且布置將會適應，例如再將過失犯身分用於政治目的（此即是使城市老百姓成為新手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之用，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Le dix-huit Brumaire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中對此有所分析）<sup>12</sup>。傅柯命名此布置對其自身效力之無預期作用的適應過程為「布置的策略填裝」。

我們因此較能理解布置如樹狀般的增生能力：巨大布置驅動所有一系列特殊微布置(micro-dispositifs)的結果——就如同1977-1978

11 同上註。

12 譯註：霧月即法蘭西共和曆的第2個月，相當於公曆10月22日至11月23日。馬克思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時正值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建立獨裁政權，隨後，便自立為拿破崙三世皇帝。馬克思將此政變與法國大革命時的拿破崙一世自立為帝之政變相互比照。他指出，1848-1851年法國的無產階級對於贏得權力尚顯生疏，然而此次經驗卻帶來1871年的成功。在列寧所寫的前言裡，引了一句馬克思的話非常有趣，馬克思說到，「所有的革命都很愛這個機器更甚於粉碎它」。

年傅柯在法蘭西學院「安全、領土與人口」(Sécurité, territoire et population)課程中提到的；一個總「安全布置」逐步地安排在現代社會中，它在配合個別功能的微布置形式下，藉由無限增殖能力顯示其特徵。就是在這個面向上，能夠把歷史計畫或安全性的考古學計畫在與國家理性和治理性的關係中具體化。社會「安全」是其中一種附屬布置，傅柯在分析其構成的矛盾性中提到：「我們能注意到這個，它是運作機制布置固有的：一方面，我們提供人們更多安全性，相對地，我們也就提高了他們的依賴性。」<sup>13</sup>在同一篇內容裡，傅柯談到：「社會庇護的完全布置……」。我們因此看到，布置一詞的實踐特性（且經常使用）在傅柯作品中部分取決於其可能性，此一可能性隨著布置不斷地從一個宏觀邏輯平面過渡到微觀邏輯平面——從「歷史布置」(dispositifs historiques)平面過渡到1970年代法國監獄的高度安全區域平面。在第四及最後的作品主題中，我們看到全面使用的出現，如「真理布置」(dispositif de vérité)、**「主體性布置」**(dispositif de subjectivité)，尤其是在以《主體詮釋學》為題彙集的法蘭西學院課程中。然而這些用法並沒有和那些指出布置可以是一個告解座或一個德考(Decaux)式公廁<sup>14</sup>般獨特或平凡的配置互相矛盾。（這些例子並不在傅柯作品中，由我負責——Alain Brossat）

所以它是關於，藉由把此術語發揮在廣泛及多樣的用途上，提出一個描述現代性的形式，它拒絕那些具有某種以人類行為動機作為**觀念**的解釋類型，還有那些不停呼籲用某種「在背後的力量」之決定效力來分析歷史、政治及社會現象。傅柯強調這點：布置不是像那種作用在人或物上面的外在大力量之下或之後的機制般組成，它純粹是內在性，「人口」是其**主要動機**，它穿過最多樣的客體（或主體）並賦予它們活力。布置藉由流動的行為展現：「（以下是）我們可以給歷史布置的名字：不是我們很難理解的某種『之下的實在』，而是巨大表面網絡，身體的刺激、愉悅的加強、話語引述、認識的訓練、控

---

13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tome IV, Gallimard, Paris, 1994, p.368.

14 譯註：法國JCDecaux公司設立的路邊投幣式公廁。

制及反抗的強化，在此根據一些重要知識及權力的策略彼此相互連結。」<sup>15</sup>

凝聚在布置裡的是樹狀想法。它不是要說明「隱藏力量」的動作而是此種流動的循環，它不只是以布置的再生產為目的而且還傾向於新領域的革新、發展及合併。在此平面上，「性特質布置」如同它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無止盡地創造及再發揮，就某方面來說，能作為一種示範。傅柯強調它在「以愈來愈細節的方式穿透身體」，以及在「以愈來愈整體的方式控制大眾」方面的能力。<sup>16</sup>

布置對傅柯而言是一個作戰的字眼，尤其是在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上占有策略位置。這是一個在概念及理論的想像上藉助於語調上激烈改變之字眼。傅柯反對圍繞著個體及群體的配置觀念，從馬克思式的決定論，到一些「嫁接」(branchent)在另一些動力形式決定論以及使人們進入管理領域或透過適合的技術及技術行為領域之動力形式的決定論。此一藉由布置所接近的社會及歷史世界，對傅柯來說不只涉及到現代性。他在《主體詮釋學》中描述的古代主體性世界也是一種空間，由自我技術、練習、苦修等等在其中扮演決定構成的角色。然而，在他的描述中，現代布置特性之所以出現乃是動力要素較靜態要素占優勢所致。現代布置（再次以「性特質布置」為例）完全能夠征服世界、推翻反抗、賦予生命、最佳化、最大化（這種表達充斥在《性特質史，卷一：知識的意志》裡），並且不會在獲得勝利後結束（再次且仍是克勞塞維茲的語氣，最多樣的政治與社會生命現象之策略取徑）。

在較大的標準下，傅柯在那安排了一個文化、社會規範、集體管理的傳播模式，此模式和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進程》(*Procès de la civilisation*)不同卷冊中所構畫的相近。此一對照成為必要，尤其是當傅柯提到十九世紀性特質布置的傳播時，他寫到：

---

15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 la volonté de savoir*, Gallimard, Paris, 1976, p. 139.

16 *Ibid.*, p.141.

於是我們可以說「性特質」布置，藉由特權階層在最複雜、最頻繁的形式下被構畫出來，在整個社會的身體裡傳播。然而並非到處都沿用相同形式及使用相同手段（醫療與司法的決策機構的個別角色在此與在彼並非總是相同；而在性特質醫學上也並非以相同方式運作）。

布置的傳播動力產生自相續地層之戰利品；布置特性即是提供諸多自由使用模式(modèles)。然而同樣地，布置從其分化及適應之無限實踐能力中得到其效力（例如，在我們社會裡的司法布置及醫療—精神病學布置，看它們之間建立再加工之恆常關係的方式）。很明顯地藉由布置觀念，傅柯呈現出他對西方現代性分析的本質——主要是隨著以下特徵：無盡的傳播能力、極大可塑性及其組合作用。所以，傅柯設置他的現代性觀測站不是沒道理，因為它（傅柯之現代性觀測站）是在性特質和權力的接縫上以及政治和力比多（libidinal，欲望）的接縫上的布置中運作（而不是在意識形態、精神原則或經濟上運作）。事實上就是在此交會處才特別地得到這樣的能力，這可說是我們時代的煉金術——在可塑性與動力之間，和那使之成為實驗室和確定的實驗場所之間——這對我們及惡魔來說無疑地都是。